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八

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十一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八

明程敏政編

傳

汪同傳

趙汭

汪同字仲王始名武同避叔父諱也其父德潤以子不育故禱于雷壇是夕夢神降雷作覺而同生身長瘦黑其先世多業儒同獨不肯事筆墨躡跟不檢束母夫人

葉氏怒其不成器輒自矜曰同兒成器乃與人異與羣
牧戲為分隊立長教以坐作進退法曰吾為將帥則於
某處立營於某處置旗鼓羣牧悉聽命見者異之十五
渡淮北行買馬交游諸軍校習騎射所有貨貨盡喪不
能歸過廬江縣鷺鷥橋問沽遇貧道者與飲道者曰吾
能推命汝勿憂十年後當以武功顯冠幘頭騎善馬名
傳天下官二品慎保令終語訖出門即不見及歸所假
稱貸不能償父怒同曰兄為償之吾力耕以養父母不

累於兄兄叡儒者也信其言且曰勿詒父母憂償盈其
數計錢二千四百二十緡終亦不事耕耨至正壬辰兵
起斬黃號紅巾破江饒閏三月二十一日陷婺源知州
張士謙力禦不克被擒死江州鄉里遭焚掠逃竄無所
乃推同為首依山谷保聚捍禦之同分署部衆後乘五
嶺前倚溪谷寇不敢犯兄叡走官軍所陳策以決進取
平章薩木丹巴勒喜曰得子兄弟無憂矣癸巳三月薩木丹
巴勒統軍自嚴復徽以元帥韓邦彥鎮撫哈密軍復湖州廣

德以會於徽三月同率衆破賊柵殲渠首開五嶺道路
獻馘轅門於是特古勒德爾軍由回嶺進元帥埒克托音軍
由亭子嶺進同先領兵直趨州城四月一日復婺源州
捷聞平章遣使賚白金盃色段新楮二萬券賞之署義
兵千戶率義兵協輔官軍由浮梁界田迎合邦彥哈密
軍馬復饒郡四月十六日率先官兵由澆嶺迎會浮梁
二十二日寇兵大至邦彥分隊逐敵大破之積尸滿野
三戰乘勝前趨五月一日復饒州捷聞平章遣使賚勞

同為餘干州同知叡為浮梁州同知叡即辭歸邦彥苦
留之對曰叡本田家不閑軍旅遭寇荼毒忠憤激切以
至此仰叨戰勝之威饒既平定則婺源山中可以少安
上養親下教子其素心也功名非所望弟同為國吾當
為家耳秋寇再至時歲旱饑甚故饒之民競趨焉同從
邦彥軍七月至十二月大小八十餘戰每先鋒破敵往
往運鐵簡冒矢石出入賊中或出其後衆皆披靡無能
當者由是同之勇銳善戰無不稱服左丞羅羅至饒首

嘉勞之薩木丹巴勒曰同戰功多亦數危殆宜稍優之甲午
正月委鎮圓溝八礮橋時饑饉之餘盜出沒掠人以食
八礮橋驛道百餘里無人煙使人行商不敢過同設法
招諭擇害人者殪其一二以警由是驛道無虞七月調
守浮梁賊至輒敗去先是萬戶田汪保移鎮西營賊無
所忌不意同至戰敗自相謂曰不料汪老子又來此同
夜率壯士突賊營火之汪保憤已無功乃曰吾守西營
同知自往守景德鎮汪保居西營未逾月賊破西營擒

之即據浮梁州同往復之請官鎮禦且辭病歸使者踵至同曰吾隨軍守饒身經百戰不敢僥朝廷官爵但士卒饑疲多亡潰吾亦病弗能堪矣時福通元帥鎮徽知同還家舉為府判乙未三月到郡四月往鎮祁門元帥馬國實信左右謗語同謝病還休寧七月宣州陷江東憲使周伯琦得脫賊庭來駐徽禮請同會元帥楊英軍復宣進遇苗軍帥楊旺扎勒欲拉同往杭同不行以病還婺源饒自平章薩木丹巴勒去後朝廷以托克托阿勒呼木竝

為元帥分統薩木丹巴勒軍遇賊勦捕叅政溫寧布軍鎮州城
鎮撫哈密素以戰功不受約束由是軍不統一賊得乘
隙而進官軍潰溫寧布軍還駐婺源以來帛玄纁起同
知婺源州事賊已至境內諸軍無鬪志十二月同與賊
戰於橫槎嚴坑還謂諸帥曰軍士宜并力為國除賊婺
源不守入退往何地人無應者明日賊至城西同方給
諸軍糧未甲即上馬出北門溪塆遇賊與鬪道狹劒戟
弓矢皆莫能施賊乘高下矢石同稍却馬失足墜荷池

同躍出拔劔鬪且卻賊還視不敢逼十二月之二十五日也因步追及溫寧布軍於開化之弱溪身被數創溫寧布躬傳善藥埒克特音解衣衣之畀所乘馬揚於衆曰汪知州膽勇才略諸將孰能及之同駐開化之馬金募兵守險阨休寧俞喟集民兵據嶺南溪西之險以抗賊兵不能勝以其從兄士英岳卿來告急同曰我軍士未集乏器械不可往士英強之曰喟於公為懿親以公故據險抗賊以待公一往兵氣自倍不往則鄉里之人旦

夕齏粉矣同不得已出白霽嶺應之丙申正月十三日也軍士糧乏喟請進兵同曰賊初至必衆我軍士未集芻糧器械皆無進不成功徒禍鄉里此行不過為聲援耳十五日同退駐馬金賊衆大至喟走士英逃匿賊追獲殺之其子茂逃從同為先鋒長叅政溫寧布以休寧縣尹起叡招諭休寧婺源人人響應於是兵益集四月同分部署嚴隊伍令汪德賢汪圭為左右翼器械稍備吳觀國吳止善葉宗茂汪周來從者衆而觀國宗茂即

為播弄握權之機矣叡心惡其姦貪邪媚不與同事四月十七日兵渡馬金嶺至羊棧巖賊來戰敗之至鳳林又敗之高規渡又敗之二十三日復休寧五月二日復徽州會深渡官兵進駐徽城升府治中實授承直郎徽州路府判五日領兵復黟縣六日復祁門同每先鋒破賊軍士乘銳氣所向無前矣牒萬戶朱大選守祁門還軍休寧道見有父子代牛耕者下馬撫問以牛與之遠近感悅叡方奉二親開化溫寧布遣使要叡至委集餘

兵督守諸險阨以為同聲援其父謂叡曰婺源乃祖宗墳墓所在汝留意況汝弟左右持忠心者甚少叡於是招諭婺源遺同書刻日會兵中平五月十九日同軍渡五嶺二十日復婺源會合元帥多年等軍駐守二十五日還駐軍休寧升浙東道僉都元帥叡駐中平結集民兵以衛鄉里六月二十一日賊復來婺源守兵潰二十六日叡領兵與賊遇輒勝進復婺源升攝婺源知州分兵設策守饒境賊不敢過會元帥多年特穆爾萬戶王

敬田松山軍來婺源不肯駐州治於河西寅坑口樹柵
自固縱軍四出殺掠不已八月叡見諸軍不進自領兵
破汪可梅田砦九月同領軍二萬餘衆破西坑充田鳳
游山諸賊砦直抵浮梁州連與賊戰皆捷將乘勝往復
饒城因多年二帥忌其成功要絕餉饋乃還軍欲與戰
叡力止而和解之遂還休寧元帥劉玖來鎮徽貪暴為
甚同征浮梁吳觀國以帥府都事權府不以禮交玖又
徇私專殺以造釁端人以忠言告者皆為觀國所抑遏

叡嘗言趙汭學高識遠可為師表事宜咨而後行汪幼鳳正直可為輔至是汭極以書言繼又面論其故并幼鳳皆為觀國所短毀不聽周玖先以小惠收其衆將汪圭曹馬汪德賢殺之將以計取同同手殺其騎兵五人奪其馬擒其一人而語之曰縱汝還語劉元帥我與元帥俱為國家除強暴豈料肆貪暴之欲少不遂意即以計殺害忠良如必欲戰請元帥約日親陣吾不敢避勿為此盜賊見識玖知同不陷其計曰吾不可留也還軍

駐嚴趙小九元帥以自憤與玖戰玖敗走衢宋監司殺之十二月使者至升同為朝列大夫郡府治中兼浙東同知副都元帥郡帥巴爾斯請同俱守徽同至郡即議修城壘且曰近有強敵退無所歸宜完城為固守計有司皆憚其煩勞巴爾斯懦而無斷同曰決在元帥元帥世守此郡同亦生長此土不宜再為嚴陵客也巴爾斯應曰汪元帥且飲酒明日議之同曰國家大計豈可以酒廢議元帥如不欲修城則元帥精兵皆在祁門宜令

還駐郡同以所鎮休寧兵進守祁門庶亦兩便巴爾斯
曰甚善同還休寧巴爾斯又聽左右言以祁門軍不可
移而止同曰是豈可與同事丁酉三月鎮南王專使致
書嘉勞江浙省平章強通薩木丹巴勒書問不絕五月
丞相達實特穆爾以天子所賚酒賜同七月鄧院判由
宣來取徽逾三日同日夜往攻之有備弗克而元帥特
穆爾多年由婺源攻其後畝方以母憂家居吳觀國潛逃
遂安李克魯本以進士為帥府都事與同甚相得時留鄧

軍中以書告曰元帥前後受敵計將安出幸至中途論
心不必疑也同先以宗茂全善往克魯果於黃墩候之
曰吾謂汪公必至乃疑我邪須面可言耳宗茂還言克
魯候於黃墩元帥勿惜一行也至黃墩從者曰前途具
饌候元帥數步即是過黃墩則壯士百數騎突出克魯
曰主將請元帥相見同抽刃欲自刺克魯走抱止之曰
天下豪傑自有人元帥平日以意氣相許與親見然後
知之即騎馬偕至郡鄧院判請往金陵遂見相國俾平

婺源寅坑口營柵還居郡城戊戌從鄧取嚴還送妻孥
往金陵居而已以院判鎮婺源築城治兵始戊戌十二
月歲己亥冬告完為四門門各重簷複屋城上環樹楊
柳官舍倉廩一新於是饒之德興浮梁皆來附儒賢并
歸軍集食足分兵教戰名譽甚隆初吳觀國逃遂安依
長鎗邢同僉邢自歸於婺州觀國叛邢以歸緣同族父
周以請同欣然招之叡聞與同書曰觀國當危難則逃
事有緒則來豈可再令隳成業乎同得書笑曰寧人負

我觀國再至日言事艱厥成又福建以省叅政致同江浙以樞密同僉徠同庚子六月同領軍征饒駐太陽渡竟單騎潛往浙丞相達實特穆爾奏為樞密同僉且曰虛此以待君有日矣張太尉又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純潛迫致丞相達實特穆爾諸大臣於死乃往淮安與史左丞見氣義殊洽與議中原事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一見之可也乃行見李公曰明公以身任天下之重宜廣攬英傑為天子掃清寰宇建萬世不拔之基

李公曰善相見恨晚曰吾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
始君遠來必朝見主上竭所欲言還則與君定約同朝
京拜資善大夫淮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御筆褒寵曰
江南忠義之士還江南見李公公曰張士誠非忠於國
家者旦夕當聲罪致討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曰諾還
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於李未幾而李為賊降將
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志不獲施宜要金陵兵往取
姑蘇則不服我謀可待中原事定尋為之計乃遣使授

書往金陵使本姑蘇人至中途嘆曰吾寧往姑蘇為保
妻子計張得其所通金陵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
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
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
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
我輩況四平章我昔嘗救解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
十五日往會於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
士誠即拘同問曰我待汝極厚何負於汝而反我邪同

曰我之來以汝為元太尉忠於國家今汝既叛我豈得
從汝反邪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為別同曰為語
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為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
公亦不能久於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刑顏色不少變
方去高郵而朝廷以為榮祿大夫淮南省平章命下而
同死矣傷哉其子澄隨母留金陵歲癸卯八月朱先生
升為取之還鄉里

論曰昔關侯為曹操刺殺顏良於萬眾中以報德而卒

往從昭烈者義氣之所存也昭烈為漢室之冑雄才大略足以有為侯之不違昭烈義也卒死於戰謀不勝勇故也同出保鄉井立勲於國義聲昭著心之終始不變其初其勇而義與侯蓋類焉天理民彝不可泯於人心固如此視苟乎富貴者為何如哉

洛下遺民傳

徐一夔

余游虎林蓋嘗登於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城郭宏固邑屋鱗次嘆曰由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

極矣自罹兵燹於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
夫豈無瓌偉不羣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衒者安得見
之以寫我憂下至山址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
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絲絙齊曳地目瞳子炯然風約
疎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溷余甚
異之而未敢即也從其所之前遇高丘輒躡履而止仰
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丘兮面彼圻矣維谷則
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則其微矣彼淪之胥兮

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
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為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
下遺民也安用問我為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
生以問焉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君也君蓋河南先生
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為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
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立奇勲名恒自誦曰夫人
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情達禮樂刑政之用
充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職不然是自棄

爾夫欲有為要必為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足盡力復

自嘆曰嘻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亦多

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諸葛孔

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

繫於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為世

俗醫僥倖射利必為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游於五湖

有葛先生者以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

五湖間人稱為神醫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

介為先容先生不許曰吾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為沮一日躬執贄幣詣先生門下求見以刺通先生素傲睨不即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奕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君為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衆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未幾今天子革元命向之有官者不問仕輟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

方自詫曰吾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詩見詩人敘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裸將於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為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今程彥澤氏當亂世在衆人中而不同於衆人卒能自全其道哆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
言哉吾何言哉

明文衡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十二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九

明程敏政編

傳

櫻寧生傳

朱右

櫻寧生出滑伯後名壽字伯仁世為許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自許徙儀真而壽生焉性警敏習儒書於韓說先生日記千餘言操筆為文辭有思致尤長於樂

府京口王居中客醫儀真治方脈術有時名壽數往叩
之居中曰醫祖黃帝岐伯其言佚不傳世傳者唯素問
難經子其習之乎壽遂受之既終卷乃進請其師曰素
問為說備矣篇次無緒不無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脈
候病能攝生論治色脈鍼刺陰陽標本運氣彙萃凡十
二類鈔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之旨設難釋義其
間榮衛部位藏府脈法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闕
誤或多愚將本其旨義註而讀之何如居中曰甚矣子

之善學也善哉子學之得其道也予守師說者子識卓
理融契悟前訓子過我矣他日以醫名世其子也邪自
是壽學日進益參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大
同之攄其所得授之所向莫不中肯綮既又傳鍼法於
東平高洞陽得其開闔流注方圓補瀉之道又究夫十
二經走會屬絡流輸交別之要至若陰陽維蹻衝帶六
脈雖皆有繫屬而唯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而有專穴
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並論乃取內經

骨空諸論及靈樞本輸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疏其本旨釋其名義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而施治功以盡醫之神祕他如讀傷寒論鈔診家樞要痔瘻篇及聚諸書本草為醫韻皆有功後學故其行有治驗所至人爭延致以得櫻寧生診視一決生死為無憾生無間貧富皆往治報不報弗較也遂知名吳楚間在淮南曰滑壽在吳曰伯仁氏在鄞越曰櫻寧生云生年七十餘顏容如童行步輕捷飲酒無筭人有請雖初寒暑

雨弗憚世多德之其治法往往奇中人間能言之故記者頗多其徒日采表著者成編以傳其在儀真御史中丞巴沁亦家焉其內人病艱於小溲中滿喘渴滿色爾布頗知醫授以蘗麥梔苓諸滑利藥而悶益甚召壽候其脈三部皆弦而瀉壽曰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所謂水出高原者也臙中之氣不化則水液不行病因於氣徒行水無益也法當治上焦乃製朱雀湯倍以枳桔煎用長流水一飲而溲再飲氣平

數服病已端君寶母六十餘亦病小溲悶若淋狀小腹
脹口吻渴邀壽診其脈沉且澁曰此病在下焦血分陰
火盛而水不足法當治血血與水同血有形而氣無形
有形之疾當以有形法治之即以東垣家滋腎丸服之
而瘳三寶廉使仲子之妻台哈布哈尚書妹也病滯下晝
夜五七十起後重下迫且娠九月衆醫率為清暑散滯
痛苦尤甚壽至診視曰須下去滯衆以娠不肯壽曰素
問有云有故無損亦無損也動即正產乃以消滯導氣

丸藥進之得順利再進滯去繼以清暑利溲苦堅之劑
病瘳而果孕不動足月乃產童氏婦年三十每經水將
來三五日前臍下疔痛如刀刺狀寒熱交作下如黑豆
汁既而水行因之無妊招壽診視之兩尺脈沉澁欲絕
餘部皆弦急曰此由下焦寒濕邪氣搏於衝任衝為血
海任主胞胎為婦人血室故經事將來邪與血爭作疔
痛寒氣生濁下如豆汁宜治下焦遂以辛散苦溫理血
藥為劑令先經期十日服之凡三次而邪去經調是年

有孕丘仲山女纔八歲病傷食煎燂內悶悶口乾唇舌燥黑腹痛不可忍或以剛燥丸藥利之而痛悶益甚壽遂以牽牛大黃清快藥為丸以伏其燥利而瘡天寧寺僧病發狂譫妄視人皆為鬼壽診其脈累累如薏苡子且喘且搏曰此得之陽明胃實素問云陽明主肉其經血氣並盛甚則棄衣升高踰垣妄罵壽以三化湯三四下復進以火劑乃脫然如故馬萬戶妻體肥而氣盛自以無子嘗多服煖宮藥積久火甚迫血上行為衄必數升

餘面赤脈燥疾神怵怵如癡醫者猶以治上盛下虛丹
劑鎮墜之壽曰經云上者下之今血氣俱盛溢而上行
法當下導奈何實實邪即與桃仁承氣湯三四下積瘀
既去繼服既濟湯二十劑而瘡楊子縣吏陳某當臘月
鼻衄至正月凡十三日始定其脈實而數治法與前證
同蓋馬婦過服剛劑陳過食煎炙飲醇酒皆積熱所致
也鄧千戶二婢子七八月間同患滯下壽至診視一婢
脈鼓急大熱喘悶曰此必死一婢脈洪大而虛軟微熱

而小便利曰此可治即下之已而調以苦溫苦堅之劑
果一死一瘡張佛兒暑月患中滿泄瀉小便赤四肢疲
困不欲舉自汗微熱口渴且素羸瘠衆醫以虛勞將峻
補之邀壽至診視六脈虛微曰此東垣所謂夏月中暑
飲食勞倦法宜服清暑益氣湯投三劑而病如失記其
在儀真時所治若是什無一二焉至正間趙璉守杭州
以同里知壽且邀之與俱過嘉興汪澤民病怔忡善忘
口澹舌燥多汗四肢疲軟發熱小便白而濁衆醫以內

傷不足擬進茸附趙彥博爭之未決因招伯仁至視其脈虛大而數曰是由思慮過度厥陽之火為患耳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相火代君火行事者也相火一擾能為百病况厥陽乎百端之起皆自心生越人云憂愁思慮則傷心汪君平生志大心高所謀不遂抑鬱積久致內傷也然抱薪救火望安奚能遂命服東垣補中益氣湯朱砂安神丸空心則進小坎離九月餘彥博抵書云汪之疾瘳矣尹安卿妻妊五月病咳痰氣逆惡寒咽膈

不利不嗜食者浹旬招伯仁診視其脈浮弦形體清羸
伯仁曰此上受風寒也越人云形寒飲冷則傷肺投以
辛溫劑與之致津液開腠理散風寒而嗽自安矣既之錢
塘館郡守第時出治病即瘡屬縣有不能治之證皆來
就伯仁臨安沈君彰者病自汗如雨不少止面赤身熱
口燥心煩輿來杭城舍客樓盛暑中帷幙周密自云至
虛亡陽服朮附藥已數劑伯仁診其脈虛而洪數視其
舌上胎黃曰前藥誤矣輕病重治醫者死之素問云必

先歲氣無伐天和朮附之熱其可輕用以犯時令邪又云脈虛身熱得之傷暑暑家本多汗加以剛劑脈洪數則汗益甚悉令撤幙開窓初亦難之少頃漸覺清爽為製黃連人參白虎等湯三進而汗止大半諸證亦稍解既而兼以既濟湯渴則用水水調天水散服七日而病悉去後遍身發瘍疹更服防風通聖散乃已其同縣陳元善病氣發則臍下築築漸上至心下嘔涌痛懣手足冷喉中淫淫而痒眉本疼痠目不欲視頭不欲舉神昏

昏欲睡而不寐惡食氣羸丸控引小便數而欠年未三十疔瘡若衰耄人劣劣不自持伯仁視其脈沉弦而澁曰是得之憂鬱憤怒寒濕風雨乘之為肝疝也屬在厥陰故當脈所過處皆病焉厥陰肝也張從正云諸疝皆屬肝素問云肝欲散亟以辛散之遂取吳茱萸佐以姜桂及治氣引經藥兼製回練等丸每十日一溫利之三月而病瘳俞彥良亦臨安人病嘔血或滿栝或盈盆盎且二三年其人平昔嗜市利不憚作勞中氣因之侵損

伯仁視之且先與八寶散一二日服黃芩芍藥湯少有動作即急進犀角地黄湯加桃仁大黃稍間服益氣寧神散有痰用礞石丸其始脈芤大後脈漸平三月而瘡彥良遂以此法治他人皆驗宋可與妾暑月身冷自汗口乾煩燥欲卧泥水中伯仁診其脈浮而數沉之豁然虛散曰素問云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為陰盛隔陽得之飲食生冷坐卧風露煎真武湯冷飲之一進汗止再進煩燥去三進平復如初杭妓有患心疾狂

歌痛哭裸裎妄罵問之則瞪視默默其父母固邀伯仁

診視脈沉堅而結曰得之憂憤沉鬱食與痰交積胸中
涌之皆積痰裹血復與火劑清上膈數日如故既而左
丞楊完者統苗兵守江浙民頗不安居會故舊陳性中
王叔雨招乃挈家渡浙江往來鄞越居虞姚間最久人
皆稱之曰櫻寧生初叔雨寓錢塘病傷寒他醫至皆以
為瘥證當進附子持論未決其弟熙暘謁櫻寧生曰舍
兄病亟唯幾生忍坐視不捄乎至切其脈兩手俱沉實

而滑四末覺微清以燈燭之徧體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如芒刺身大熱神恍惚多譫妄語櫻寧生曰此始以表不得解邪氣入裏裏熱極甚若投附必死乃以小柴胡劑益以知母石膏飲之終夕二進次日以大承氣湯下之調治兼旬乃安比來上虞熙暘館于魏氏一日乘盛暑負輿入邑途中吐血數口亟還則吐甚胸拒痛體熱頭眩病且殆或以為勞心焦思所致與茯苓補心湯生至診其脈洪而滑曰是大醉飽胃血壅遏為暑迫上

行先與犀角地黄湯繼以桃仁承氣湯去瘀血宿積後
治暑即安陸用和病惡寒發熱頭體微痛苦嘔下泄五
日矣其親亦知醫以小柴胡湯治之不解招櫻寧生診
視脈弦而遲曰是在陰當溫之為製直武湯其親爭之
強與人參竹葉湯進即泄甚脈且陷弱始亟以前劑服
之連進四五劑乃效人始服櫻寧生之賢於人遠矣余
子元病惡寒戰慄持捉不定兩手背冷汗浸淫雖厚衣
熾火不能解櫻寧即與真武湯凡用附六枚一日病者

忽出人怪之病者曰吾不惡寒即無事矣或以問櫻寧
生生曰其脈兩手皆沉微餘無表裏症此蓋體虛受寒
亡陽之極也初皮表氣隧為寒邪壅遏陽不得伸而然
也是故血隧熱壅須用硝黃氣隧寒壅須用桂附陰陽
之用不同者無形有形之異也魏士圭妻徐病寒為疝
自臍下上至心皆脹滿攻痛而脇疼尤甚嘔吐煩懣不
進飲食櫻寧生視之脈兩手沉結不調曰此由寒在下
焦宜亟攻其下無攻其上為灸章門氣海中脘服玄胡

桂掇佐以懷朮諸香茯苓青皮等十日一服溫利丸藥聚而散之也士圭守其法治之果效王宗祥之父年老病臍腹疔痛其里醫為溫中散寒卒無驗宗祥固邀櫻寧往視脈兩尺搏堅而沉曰此大寒由外入也寒喜中下因為疝治宜在下加沉降之劑引入下焦數服尋瘡陳伯英病肺氣焦滿櫻寧生視之曰病得之多欲善飲且殫營慮中積痰延外受風邪發即喘喝痰咳不能自安為製清肺泄滿降火潤燥苦辛等劑服之既安衆詰

之曰是出何方書名何散飲生應之曰是為混沌湯聞者皆大笑曰混沌湯有用也潘子庸得感冒症已汗而愈數日復大發熱惡寒頭痛眩暈嘔吐卻食煩滿咳而多汗櫻寧生診之脈兩手三部皆浮而緊曰在仲景法勞復證浮以汗解沉以下解今脈浮緊且證在表當汗衆以虛憊難之且圖溫補生曰法當如是為作麻黃葛根湯三進更汗旋調數日乃瘳時淮南丞相方公分省四明聞櫻寧生名禮致見之館穀留城中一日公壻戴

穎仲以使事往奉化雪中且進冷食病內外傷惡寒頭
疼腹心痛而嘔診之脈沉且緊時伏而不見曰在法下
利清穀當急救裏清便自調當急救表今所患內傷冷
飲食外受寒沴清便自調救表裏急以桂枝湯力微遂
為變法與四逆湯服之晬時服附子一兩明日則脈在
肌肉唯緊自若外症已去內傷獨存乃以丸藥下去宿
食後調中氣數日即安方惟益患消渴衆醫以為腎虛
水竭陽不能上升合附子大丸服之既服渴甚舊有目

疾兼作其人素豐肥因是頓瘦損倉皇中召櫻寧生視之生曰陰陽之道相為損益水不足則濟以水火不足則濟以火未聞水不足而以火濟之不焦則枯乃令屏去前藥更寒劑下之蕩去火毒繼以苦寒清潤之製竟月乃平復適方明禮寵姬新產受寒四肢逆冷脈沉弱亟令取向所製附子大丸三四粒餌之立效生曰不得於彼而得於此蓋用有不同耳丘彥材平居苦胸中痞滿憤憤若怔忡狀頭目昏痛欲吐不吐忽忽善忘時一

臂偏痺召櫻寧生視之當關以上脉溜而滑按之沉而有力櫻寧曰積飲滯痰橫於胸膈蓋得之厚味醇酒肥膩煎炙蓄熱而生濕濕聚而痰涎宿飲皆上甚也王冰云上甚不已吐而奪之法當吐俟春日開明如法治之以物撩咽中須臾大吐異色頑痰如膠飴者三四升一二日更吐之三四次則胸中洞爽平復矣龍君澤分院餘姚其室張暑月中病經事沉滯身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悴腹臍刺痛招櫻寧生至診視脉弦數六至有

餘生曰此二陽病也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今其所以不月者因其所遭也陽明本為燥金適遭於暑暑火也以火爍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為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為製歸茸桂附丸以溫經而未進生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行得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劑血益乾則病必甚亟令卻之更以當歸柴胡飲子為之清陽瀉火流濕潤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

微生幾為人所誤矣宋無逸餘姚大儒也病瘧瘠損饘粥難下咽六十餘日殆甚櫻寧生聞而往視之脈數兩關上尤弦疾久體瘠而神則完生曰是積熱居脾且滯於食飲法當下衆疑而難之藥再進而疾去其半復製甘露飲柴胡白虎等劑浹旬而起如故後四歲無逸客昌國病頭面腫赤妨於飲食或進以薑附櫻寧為製劑清上散火而瘡無逸曰嚮得清涼藥以濟危急否則誤於剛劑矣德之不忘嘗以語人云夏思忠病胸膈脹痛

心怔忡嘔逆煩懣不食情思惘惘不暫安目眈眈無所
睹櫻寧生視之六脈皆結澁不調無復參伍甚怪之既
徐而察之其人機深憂思太過加之脾胃內傷積為痰
涎鬱于上膈然也素問云思則氣結又云陰氣者靜則
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其是之謂乎為製
祛順丸服之旋復平和思忠曰吾疾諸治罔效始以為
天下無藥茲服生祛順丸乃知天下有藥矣金丙病韓
自行邀櫻寧生往視之脈數而散體寒熱咳血痰生曰

此二陽病也在法不治當以夏月死至立夏果死自行
愀然曰櫻寧生能知死必能知人生矣乎方德明七月
內病發熱或令其服小柴胡湯必二十六劑乃瘳如其
言服之未盡二劑則升發太過多汗亡陽惡寒甚肉瞤
筋惕乃固請櫻寧生視脈微欲無即以真武湯進七八
服稍有緒更服附子七八枚然後瘳夏子韶妻始病瘳
當六七月他醫以為脾寒胃弱久服桂附後瘳雖退而
積火燔熾致消穀善饑日數十飯猶不足終日端坐如

常人第目昏不能視足弱不能履腰膝困軟肌肉虛肥
至初冬子韶謁櫻寧生往候脈洪大而虛濡曰此痿症
也長夏過服熱藥所致蓋夏令濕當權剛劑太過火濕
俱甚肺熱葉焦故兩足痿易而不為用也東垣有長夏
濕熱成痿之法當以此治之食日益減目漸能視至冬
末忽自起下榻行步如故其姪夏仲儒因拘留赴海積
恐怖心常惕惕如畏人捕之狀櫻寧生視之脈豁豁然
虛大而浮體熱多汗曰此病得之從高墜下驚仆擊搏

留滯惡血皆從中風論終歸厥陰此海藏之說也蓋厥陰多血其化風木然也有形當從血論無形當從風論今仲儒之疾是走無形也從風家治之兼為化痰散結佐以鐵粉朱砂丸良瘉鄭高卿母倪病瘧寒熱嘔涌中滿而痛下利不食年五十餘殊困頓他醫為清脾氣理中腕不效邀櫻寧生視脈沉而遲生曰是積暑與食伏痰在中當下之或曰人疲倦若是且下痢不食烏可下方擬進參附生曰脈雖沉遲按之有力雖痢而後重下

迫不下則積不能去病必不已其母弟倪仲權獨是之
乃以消滯丸藥微得通利即少快明日復加數服之宿
積腸垢盡去向午即思食旋以薑橘參苓淡滲和平飲
子調之旬餘乃復王敬中母病反胃每隔夜食飲至明
日中晷皆出不消化他醫以暖胃之藥悉試之罔效敬
中詣櫻寧生言且固請往視脈在肌肉之下甚微而弱
生揆衆醫用藥無遠於病何至不效心歛然未決一日
讀東垣書謂吐有三證氣積寒也上焦吐者從於氣中

焦從於積下焦從於寒其脈沉而遲朝食莫吐莫食朝
吐小溲利大便秘為下焦吐也法當通其秘溫其寒氣
復以中焦藥和之生得此說而喜起嘆曰其合於王母
之證歟但王母大便不秘遂再往視專治下焦散寒以
茱萸茴香為君丁桂半夏為佐服至二三十劑而飲食
晏然生曰經不云乎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其是之謂歟
俞德明嘗病傷寒經汗下病既去而人虛背獨惡寒脈微
細如線湯熨不應撻寧生乃以理中湯劑加薑桂藿附

大作服外以華撥良薑吳檄桂椒諸品大辛熱為末和薑糊為膏厚傅滿背以紙覆之稍乾即易如是半月竟平復不寒矣此尤治法之變者也顧機仲病傷寒後勞復發熱自汗經七日或以為病後勞將復補之櫻寧生曰不然勞復為病脈浮以汗解奚補為以小柴胡湯三進再汗而瘳胡茂林子婦魏仲彬妹也新產二日惡露不行臍腹痛頭疼身寒熱當隆冬時衆醫皆以為感寒溫以薑附益大熱手足搐搦語謔目攛仲彬固邀生往

診脈弦而洪數面赤目閉語喃喃不可辨舌黑如焰燥
無津潤胸腹按之不勝手蓋燥劑搏其血內熱而風生
血蓄而為痛也生曰此產後熱入血室因而生風即先
為清熱降火治風涼血兩服頗爽繼以琥珀牛黃等稍
解人事後以張從正三和散行血破瘀三四服惡露大
下如初時產已十日矣於是諸證悉平方明禮內人盛
暑病洞泄厥逆惡寒胃腕當心而痛自腹引脇轉為滯
下嘔噦不食人以中暑霍亂療之益劇櫻寧生診其脈

三部俱微短沉弱不應呼吸曰此陰寒極矣不亟溫之

則無生理內經雖曰用熱遠熱又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於是以薑附溫劑三四進間以丹藥脈稍有力厥逆漸退更服薑附七日衆證悉去遂以丸藥除其滯下而臟腑自安矣生之活人率類此然頗有不盡述者生嘗語其徒曰予在儀真時聞友人王德全言江西有醫士曰黃子厚為術精詣其治往往出人意表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徧體肌肉坼裂召子厚治子厚偕門生四五

輩往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
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
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
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為不可療後果惡汁淋
澆痛楚而死又鄰郡一富翁病泄瀉彌年禮致子厚診
療浹旬莫效子厚曰予未得其說求歸一日讀易至乾
卦天行健朱子有曰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閣得地在中
間如人弄碗珠只運動不住故在空中不墜少有息則

墜矣因悟向者富翁之病乃氣不能舉為下脫也又作
字持水滴吸水初以大指按滴上竅則水滿筒放其按
則水下溜無餘乃豁然悟曰吾可治翁證矣即治裴往
翁家驚喜至即為治灸灸百會穴未及四十壯泄瀉止
矣生自少識之後在鄆胡元望女生始六月亦病泄瀉
不已因教以前灸即愈子厚在至治天歷間術甚行虞
文靖公嘗有贈醫士黃子厚詩云史右曰予幼喜業醫
遇醫士輒近之覩其治往往誤藥死若以試其術然予

懼陰殺人而莫之罪必不逭於天刑遂棄不復習襄城
櫻寧生壽能活人反掌間而奇驗若此時人為之語曰
世以人試術生以術活人其相去奚啻千萬予聞盧扁
曰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倉意曰吾
以脈法治之而瘡生其有得於二子者歟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
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殯

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僨家具
行資得白金若干為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
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
為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
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為號自思陵
以下欲隨號收殮之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事也然
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
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以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貯遺

骸瘞蘭亭山後上種冬青樹為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

帛為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為諸浮圖乃裒陵
骨雜馬牛枯骼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為陵骨良已鎮而
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為越治中招珏為子
師問問曰吾聞越有唐姓塋宋諸陵骨豈君邪坐有指
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
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
俊亟為買田宅居之先是珏卧疾一夕夢吏持文來召

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宮闕邃麗一人冕旒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亦莫省謂何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夢中見也有謝翺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為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翺字臯羽閩人亦奇士傳者曰余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而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骸之難獨珏能

瘞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爾蓋其義視程公孫何
媿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吾所以傳之
毋亦使其無傳焉

鄭烈婦傳

宋濂

烈婦姓石氏金華人諱勝字文素敏慧而勤柔順而婉
嫁為浦江義門鄭洪妻鄭氏以禮法齊家石氏奉尊能
敬事夫盡禮處衆以和上下咸悅而安之洪性聰敏受
業太史宋公通尚書要旨識見明達臨事機變國朝開

基建業今曹國李公分鎮嚴陵辟洪叅謀軍事陳善効忠甚見禮重久之用薦者入朝為引禮郎轉江西行省照磨有能聲秩滿改內藏庫提點未幾同官有坐法者以辭累洪竟死於獄石氏從處宦寓悲號痛哭若不欲生吏議當配石氏仰天慟曰生為鄭氏婦死則為其鬼耳吾夫已亡豈使汙其身以玷旌門乎遂絕粒不食隣媪強以糜粥不聽如是者八日求其死而弗得引繩自絕公卿朝士聞者皆稱為烈婦事聞皇上嘉歎曰此真

義門婦矣。濂承乏國史，既登載其事，復著為家傳而歸之鄭氏云。

史官曰：余居金華，熟聞鄭氏孝義之著，禮法之盛。今觀石氏操行皎如白日，可謂難能者矣。雖其染濡家訓，亦天性然也。稱為烈婦，不亦宜哉！使其守志不堅，苟幸以偷生，其於旌門寧不有玷乎？今蒙玉音之嘉美，公卿之稱譽，則其門益有光矣。庸表而出之，以勵風俗云。

豐本傳

唐肅

豐本蓋古仙人也一號久眎先生相傳伊耆氏之世礪
居學道得不死術後出仕于周其為醢人屬與昌氏菁
氏茆氏共掌俎豆凡祭祀燕饗王及后世子之內羞咸
取給焉故周公天官書列其職戴氏禮記載其名豳七
月詩亦歌其中春薦廟事周亡不知所之或云隱睦町
間與農圃者伍人多怪之或執而髡其首或戕其支體
尋復生完衆始知先生為仙人也漢時與處士郭林宗
友林宗館于家客至輒命與同食晉衛尉石崇豪侈擅

一世知先生賢咄嗟召之先生亦不拒往就然策崇必
敗曰不去將累我我固不憂為彼累也遂逸去南齊侍
中庾杲之家貧好清士每延先生共飯人皆曰庾郎得
豐本為不貧矣唐隱者衛賓與拾遺杜甫善甫嘗過賓
宿先生亦冒雨至相與酣飲甚適甫有詩美之載甫集
中先生貌蒼古綠髮白趾常被翠羽衣所棲止人望之
恒有氣鬱葱然即之咀嚙其言論有至味令人灑然忘
俗壽莫知其幾也今游會稽巖壑中時時過山人韓氏

亭上吟翁鍊士多見之者云

野史氏曰列仙傳不載豐本失矣其所載亦未有壽如
豐本至今尚存者莊生言古之大椿以八千歲為一春
物且壽若是矧仙乎豐本仕于周間出于漢晉齊唐所
與皆有德者獨齊奴否耳然左慈見曹孟德頗類蓋和
光同塵玩世不羈仙之常也今在越不之他獨之韓氏
韓亦郭庚杜衛之流歟

明文衡卷五十九

謹案卷五十八第二頁前七行薩木丹巴勒舊作

三旦八今改後倣此 後二行特古勒德爾舊

作鐵古鐵兒又埒克托音舊作列脫因今改後

倣此 三頁前八行羅羅舊作老老今改 四

頁前三行福通舊作福童今改 前七行旺扎

勒舊作完者今改後倣此 前八行阿勒呼木

舊作阿魯灰今改後倣此 後一行溫寧布舊

作恩寧普今改後倣此 六頁後四行多年

舊作朶粘今改後倣此 八頁前三行巴爾斯
舊作八爾思今改後倣此 後四行強通舊作
慶同今改 後五行達實特穆爾舊作達識帖
木兒今改後倣此

卷五十九第三頁前三行巴沁舊作八臣又滿色
爾布舊作門僧寶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膳錄監生臣葉椿

膳錄監生臣孫起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衛卷

六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十三

集部

明文衡卷六十

明程敏政編

傳

鐵崖先生傳

貝瓊

鐵崖先生者名維禎字廉夫姓楊氏世為紹興山陰縣人母李氏夢金鉤自月墮於懷既寤生先生少穎悟好學日記書數千言父宏為築萬卷樓鐵崖山中使讀書

樓上懼性弗顓易怠去梯輓轡傳食積五年貫穿經史
百氏雖老師弗及因號鐵崖登元泰定丁卯進士第授
承事郎天台縣尹未幾丁父憂服闋改紹興錢清場司
令坐損鹽久不調遂放浪錢塘與道士張雨遊西湖南
山窮日夜為樂至正初詔徵天下儒臣修遼金宋三史
先生不得預史成正統訖無定論乃著正統辨其詞曰
正統之說何自而起乎起於夏后傳國湯武草世皆出
於天命人心之公也統出於天命人心之公則三代而

下歷數之相仍者可以妄歸於人乎故正統之義立於
聖人之經以扶萬世之綱常聖人之經春秋是也春秋
萬代史宗也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
伯之權非不强於王也而春秋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
吳楚之號非不竊於王也而春秋必外之不使僭此統
也然則統之所在不得以割據之地僭偽之名而論之
也尚矣先正論統於漢之後者不以劉蜀之祚促與其
地之偏而奪其統之正者春秋之義也彼志三國降昭烈

以齊吳魏使漢嗣之正不與漢賊並稱此春秋之罪人
矣復有作元經自謂法春秋者而又帝北魏黜江左其
失與志三國者等爾以致尊昭烈續江左兩魏之名不
正而言不順者大正於宋朱氏之綱目焉或問朱氏述
綱目主意曰在正統故綱目之挈統者在蜀晉而抑統
者則秦昭襄唐武氏也至不得已以始皇之廿六年而
始繼周漢始於高帝之五年而不始於降秦晉始於平
吳而不始於秦和唐始於羣盜既夷之後而不始於武

德之元又所以法於春秋之大一統然則今日之修遼
金宋三史者宜莫嚴於正統與夫一統之辯矣自我世
祖皇帝立國史院嘗命承旨百一王公修遼金二史矣
宋亡又命詞臣通修三史矣延祐天歷之間屢勤詔旨
而三史卒無成書者豈不以三史正統之議未決乎夫
其議未決者又豈不以宋渡于南之後拘於遼金之抗
於北乎吾嘗究契丹之有國矣自瑚紐氏之部落始廣
其初枯骨化形戴猪服豕荒唐怪誕有識之人所不道

也八部之雄至按巴堅披其黨而自尊迨耶律光而其
勢浸盛契丹之號立於梁貞明之初大遼之號改於漢
天福之日自按巴堅訖于天祚凡九主歷二百一十有
五年夫遼固唐之屬國也乘唐之衰草竊而起石晉氏
通之且割幽燕以與之遂得窺釁以起而石晉氏不得
不亡矣而議者以遼承晉統吾不知其何統也金之有
國始於完顏氏實又臣屬於契丹者也至阿固達驚然
自奮於道宗之世遂浸與遼人為敵而奄有其國自稱

國號於宋重和之元相傳九主凡歷一百一十有七年而議者又以金之平遼克宋帝有中原而謂接遼宋之統吾又不知其何統也議者又謂完顏氏世為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南北為敵國素非君臣遼祖神冊之際宋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五十餘年而宋嘗遣使卑詞以告和結為兄弟晚年遼為翁而宋為孫矣此其說之曲而陋者也漢之匈奴唐之突厥不皆興於漢唐之前乎而漢唐又與之通和矣吳魏之於蜀也亦一時角

立而不相統攝者也而秉史筆者必以匈奴突厥為紀傳而以漢唐為正統必以吳魏為分繫而以蜀為正綱何也天理人心之公閱萬世而不可泯者也議者之論五代又以朱梁氏為篡逆不當合為五代史其說似矣吾又不知朱晃之篡克用氏父子以為仇矣契丹氏背唐兄弟之約而稱臣於梁非逆黨乎春秋誅逆重誅其黨契丹氏之誅當何如哉且石敬瑭事唐不受其命而篡其國亦非正矣契丹氏虜出帝改晉為遼漢興而人

心應漢謂之承晉又可乎縱承晉也謂之統可乎又謂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宋至興國四年始受其降遂以周為閏以宋統不為受周禪之正也吁苟以五代之統論之則南唐李昇嘗立大唐宗廟而自稱為憲宗五代之孫矣宋於開寶八年滅南唐則宋統繼唐不優於繼漢繼周乎但五代皆閏也吾無取其統吁天之歷數自有歸代之正閏不可紊千載歷數之統不必以承先朝續亡主為正則宋興不必以膺周之禪接漢接唐之閏為

統也宋不必膺周接唐以為統則遂謂歐陽子不定五代為南史為宋膺周禪之張本者皆非矣當唐明宗之祝天自以武人不任社稷生靈之主願天早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主中國非欺孤弱寡之所致也朱氏綱目於五代之年皆細注於歲之下其遺意固有待於宋矣有待於宋則直以宋接唐統之正矣而又何計其受周禪與否乎中遭陽九之厄而天猶不泯其社稷瓜瓞之系在江之南子

孫享國又凡百有五十有五年金泰和之議以靖康為
遊魂餘魄比之昭烈在蜀則泰和之議固知宋有遺統
在江之左矣而金欲承其未絕為得統可乎好黨君子
遂斥紹興為偽宋吁吾不忍道矣張邦昌迎康邸之書
曰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而光
武中興獻公之子九人而重耳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
謀是書也邦昌肯以靖康之後為遊魂餘魄而代有其
國乎邦昌不得草宋則金不得以承宋是則後宋之與

前宋即東漢西漢之比爾又非劉蜀牛晉族屬疏遠牛馬疑迷者之可以同日語也論正閏者猶以正統在蜀正朔相承在江東矧嗣祚親切比諸光武重耳者乎而又可以偽斥之乎此宜不得以渡南為南史也明矣再攷宋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我太祖之降年與建國之年亦同宋以甲戌渡江而平江南於乙亥丙子之年而我王師渡江平江南之年亦同是天數之有符者不偶然天意之有屬者不苟然矣故我世祖平宋之時

有過唐不及漢宋統當絕我統當續之喻是世祖以歷數之正統歸之於宋而以今日接宋統之正自屬也當時一二大臣又有奏言曰其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也是又以編年之統在宋矣論而至此則得天之統正而大者皆不在遼金而在於天付生靈之主也昭昭矣然則論我元之大一統者當在平宋而不在平遼與金之日又可推矣夫何今之君子昧於春秋大一統之旨而急於我元開國之年遂欲接遼以為統至於咈天數之符

悖世祖君臣之喻逆萬世是非之公論而不恤吁不以
天數之正一統之大屬之我元承乎有宋如宋之承唐
唐之承隋承晉承漢也而妄分閏代之承欲以荒外非
統之統屬之我元吾又不知今之君子待今日為何時
待今聖人為何君也哉嗚呼春秋大一統之義吾已悉
之請復以成周之大統明之於今日也文王在諸侯位
凡五十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誕受天命以撫方夏
然猶九年而大統未集必至武王十有三年伐紂有天

下商命始革而大統始集焉蓋革命之事間不容髮一日之命未絕則一日之統未集當日之命絕則當日之統集也宋命一日而未革則我元之大統亦一日而未集也成周不急於文王五十年武王十三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則我元又豈急於太祖開國五十年及世祖十有七年而集天下之大統哉抑又論之道統者治統之所在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禹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孔子孔子沒幾不得其傳百有餘年而孟

子傳焉孟子沒又幾不得其傳千有餘年而濂洛周程諸子傳焉及乎中立楊氏而吾道南矣既而宋亦南渡矣楊氏之傳為豫章羅氏延平李氏及於新安朱子朱子沒而其傳及我朝許文正公此歷代道統之源委也然則道統不在遼金而在宋在宋而後及於我朝君子可以觀治統之所在矣嗚呼世隔而後其議公事久而後其論定故前代之史必修於異代之君子以其議公而論定也晉史修於唐唐史修於宋則宋史之修宜在

今日而無讓矣而今日之君子又不以議公論定者自任而又諉曰付公論於後之儒者吾不知後之儒者又何儒也此則余為今日君子之痛惜也今日堂堂大國林林鉅儒議事為律吐詞為經而正統大筆不自豎立又闕之以遺將來不以貽千載綱目君子之笑為厚恥吾又不知負儒名於我元者何施眉目以誦孔子之遺經乎洪惟聖天子當朝廷清明四方無虞之日與賢宰臣親覽經史有志於聖人春秋之經制故斷然定修三

史以繼祖宗未遂之志甚盛典也故知其事大任重以
在館之諸賢為未足而又遣使草野以聘天下之良史
才負其任以往者有其人矣問之以春秋之大法綱目
之主意則概乎其無言也嗚呼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
破春秋之大法唐儒蕭茂挺能議之孰謂林林鉅儒之
中而無一蕭茂挺其人乎此草野有識之士之所甚惜
而不能倡其言於上也故私著其說為宋遼金正統辯
其俟千載綱目君子云若其推子午卯酉及五運之王

以分正統之說者此日家小技之論王勃兒輩之佞其
君者爾君子不取也吾無以為論辯出見者避之謂其
正大光明雖百世之下無以易之者欲獻不果去游吳
興遂至姑蘇而華亭大姓呂翁延于家誨子弟八年始
除杭州四務提舉同年楊子宣為江浙省參知政事惜
其才欲薦于朝疏未上卒十二年汝穎兵起南北騷然
先生既受代即辟地富春山後依元帥劉就就於建德
就就敗後挈家歸錢唐艱難困踣嘯歌自若十八年太

尉張士誠知其名欲見之不往繼遣其弟來求言因獻
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畧曰閣下乘亂起兵首
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所為
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
儉於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
傑望閣下之可與有為也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
相徇也直言決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
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

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術以括田租銓放私人
不承制出納國廩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復貳
也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也
況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
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
黨者無祿養之法有奸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
者某人有託詐以為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良者
閣下信佞為忠則臣有斬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有

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庶良則蹠蹠者進隨夷者退矣
又有某繡使而拜寇乞生某郡太守望敵而先遁閣下
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
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
右叅議贊密者未見其砭切政病規進閣下於遠大之
域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
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
者多矣身犯六畏釁闕多端不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

智者而後知也閣下徇於小安而無長慮此東南豪傑
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於閣下惟以東南切
望於閣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
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麋鹿復
上姑蘇臺始憶東維子之言於乎晚矣東維子蓋晚年
所號也衆惡其直且目為狂生時四境日蹙朝廷方倚
丞相達實特穆爾為保障而納賄不已復上書風之由
是不合久之徙松江受業者益衆雖武夫悍卒識與不

識皆知得其文為重大明革命召諸儒考禮樂洪武三年正月至京師年已七十有六有疾得請歸夏六月卒太守林孟善為買地塋之先生為人不尚峻絕之行接引人物稱之恒過其實士以此感附之而於負者亦未嘗校曲直他日遇之如初有貴游子既破產流落淞上數踵其門竟持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辱之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書畫為介耳非盜也務掩人過如此性不好飲特溺於音樂出必從以歌童舞女為禮

法士所疾一日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盡
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之賦詩不輟直語客曰老鐵
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器家隱三吳屢遷其居
有曰草玄閣曰藉景軒曰柱頰樓其曰小蓬臺者以紹
興之山名蓬萊示不忘鄉里云後止臺上不復下且榜
於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懶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
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輟樂恕老
狂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議史鉞麗則遺音及志序

碑銘贊頌古樂府近體五七言詩饒歌鼓吹曲凡若干
卷行于世

論曰元繼宋季之後政靡文抗鐵崖務鏟一代之陋上追
秦漢雖詞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
湖南李祈評其文曰玉光劍氣自不可掩身屢誣而名益
昌傷已仕止典市官卒不大用噫君子之所貴豈以位哉

南宮生傳

高啟

南宮生吳人偉軀幹博涉書簿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

善彈指飛鳥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養賓客及與少年
飲博遊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亂思自樹功業乃謝
酒徒去學兵得風后握奇陳法將北走中原從豪傑計
事會道梗周流無所合遂泝大江遊金陵入金華會稽
諸山蒐覽瓌怪渡浙江汎具區而歸家居以氣節聞衣
冠慕之爭往迎候門止車日數十兩生亦善交無貴賤
皆傾身與相接有二軍將恃武橫甚數毆辱士類號虎冠
其一嘗召生飲或曰彼酗不可近也生笑曰使酒人惡

能勇吾將柔之矣即命駕往坐上座為語古賢將事其人竦聽居樽下拜起為壽至罷會無失儀其一嘗遇生客次顧生不下已目憎生而起他日見生獨騎出從健兒帶刀策馬踵生後若將肆暴者生故緩轡當中道進不少避知生非懦儒遂引去不敢突冒訶避明旦介客詣生謝請結驩生能以氣服人類如此性抗直多辯好箴切友過有忤已則面數之無留怨與人論議蘄必勝然援事析理衆終莫能折時藩府數用師生私策其雋

蹶多中有言生於府欲致生幕下不能得將中生法生以智免家雖以貧然喜事故在或饋酒肉立召客與飲啗相樂四方游士至吳者生察其賢必與周旋款曲延譽上下所知有喪疾不能堊療者以告生輒令削牘疏所乏為請諸公間營具之終隱其德不言故人皆多生謂似樓君卿原巨先而賢過之久之稍厭事闔門寡將迎闔一室度歷代法書周彝漢硯唐雷氏琴日遊其間以自娛素工草隸逼鍾王忠求者衆遂自闕希復執筆

歆慕靜退時賦詩見志怡然處約若將終身生姓宋名克家南宮里故自號云

贊曰生之行凡三變每變而益善尚俠末矣欲奮於兵固壯然非士所先晚乃刮磨豪習隱然自將履藏器之節非有德能之乎與夫不自知返違遠道德者異矣

天刑生傳

蘇伯衡

天刑生者名闕天刑生其號也生生而病免闕因名闕而自號闕翁及年壯更得盲瞶拘攣病生傷目之不明

也耳之不聰也手之不能執也足之不能履也曰類若
吾矐吾薰吾搔吾鈇者孰為之天也天何刑我酷也吾
殆有隱慝乎古之刑幾而吾今具四刑悲夫以此更今
號曰天刑生云或曰生嘗坐族子德修乾沒內庫物簿
錄其家就逮南京今天子燭其非辜卒還其家財而縱
之歸天子即天也今天子不忍生罪而謂天且刑生孰
信之或曰生大父父仕皆不大顯未嘗竊王柄作威福
倚法報復鬻獄而漁色淫刑而黷貨亦未嘗武斷而無

并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生又讀書循理未嘗多行不義事熟視之不得所以致疾狀而生乃有斯疾信隱慝致邪夫天於人也隱慝猶且察之而矐之薰之攬之鈇之如此則陽為不善者又當何如人之竊主柄以作威福者倚法以報復者鬻獄漁色淫刑黷貨者武斷而無併者極奢窮欲而暴殄天物者多行不義事者可劓可刵可刵可戮者何可勝數不予彼是劓是刵是刵是戮顧乃陰矐生目薰生耳攬生手鈇生足不既失刑乎所

謂福善禍淫者非邪或曰天人曷嘗相干生者生死者
死吉者吉凶者凶天何與焉而生乃謂天刑之不亦厚
誣天也歟哉或曰若生者而信天刑之則亦天之未定
耳天定且將以刑生者而刑其可劓可刖可戮者
善者可怠而惡者可肆邪生俱弗之答驟然歌衛人之
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生姓潘氏金華人其
先世仕宋中書舍人默成先生最顯後六世而宋亡又
二世乃至生生通經能詩文而詩出語尤絕人生口吃

然喜面臧否人是非得失期言不已喜怒一弗顧人以
此嚴憚之有陰事惟恐生知之而發之見生輒趨避去
之生今杜門不復出遇事猶輒作詩風刺向令生不疾
廢詔起文學儒生且首推上生使生得如汪何輩拜御
史亦且諤諤如乃祖而生竟以疾廢矣君子皆為之太
息曰不幸云

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潘生者得不為善人乎而
其疾患至于此然而仲尼不得位顏淵短命死冉伯牛

而有疾子夏而喪明聖賢且如此獨潘生乎人皆謂生之自號為激察其言乃可謂能自反者莊周云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其潘生之謂與

二孝子傳

王叔英

余在衆中往往聞孝子慈弟義婦事未嘗不為之感激流涕欲錄傳之以為世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以其伯兄坐法當死各自縛為當刑者哀訴于午門願代兄死上問其故二人者言曰臣少無父

非兄無以至今日今兄當刑臣誠不忍見兄死而獨存
故願以二身贖兄一身惟陛下聽之上疑其非誠或有
教之者因許其代而戒行刑者曰第試其人如有難色
則殺之無難色則舍之二人者皆延頸待刃遂止不殺
一時見聞者無不嘆息泣下上大嗟異之將赦其兄命
未下御史大夫陳寧獨以為不宜以是得赦卒殺其兄
此可謂慈弟也又得婦四人焉其一人夫為變得罪臨
刑戒之曰吾死汝年少貧無以為守當再嫁耳慎勿嫁

軍人農人樵夫庶可相保也語時當深塹上謂夫曰汝
尚未知吾志乎遂投于塹而死其一人夫臨刑脫首簪
市酒肉啖之曰吾當與子共死也竚視其夫河橋上夫
既死即自投于河又其二人妯娌也其夫兄弟以黨人
受戮家人財產盡沒于官婦人則當給為官婢其妯娌
二人相謂曰吾夫已死吾二人縱無他辱於義猶難獨
生况又有他辱乎遂皆自經而死是四婦者可謂義矣
余欲各為之傳以傳於世既不得其人之姓名與其事

之詳以是輒不得發以余一人所聞如此則余之所不聞者可勝遺哉余觀前代史傳求其事之卓卓如此者蓋寡豈多有其事將亦如余之不聞其詳而不得錄邪抑異時誠少有之而特盛於今邪余固不得而深辨矣然幸而得其詳者烏可使之無傳乎余於同邑得一人焉曰陳圭於同郡得一人焉曰朱煦皆孝子可書也作二孝子傳陳圭字錫玄台州黃巖人也其父叔弘與其鄉人多讐圭常諫之後其讐人以賊告叔弘罪當死圭

以狀告於通政司曰圭為子不能諫其父以陷於不義
得罪死此圭之不孝所致義當死罪於圭之身原圭父
使將自新誠不勝至願通政司以聞上大喜曰不意今
日乃復有孝子宜赦其死俟天下百官朝覲將播告之
為天下勸頃之刑部尚書開濟奏曰罪有常刑不宜屈
法以開僥倖之路請論如法遂聽圭代父死而謫其父
叔弘隸兵雲南聞者皆嘆圭之孝而惜其死嗚呼圭之
死固圭之志也於圭何憾哉朱煦台州仙居人也家世

儒者母楊氏性嚴急遇諸子未嘗借色辭少不如指必
笞擊至馴伏乃已煦事之盡恭順之道其伯父二人長
季敬次季誠煦皆善事之二伯父俱有令望嘗稱之曰
是姪真猶子也其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
視事僅五月爾以例偕入京吏一以法論罪作城須後
嚴償重日用錢數十緡季用又病痢被楚謂煦曰吾貲
力豈足堪此吾旦夕死矣汝勿深憂但收吾骸歸塋耳

煦惶懼不敢離左右復戒二弟熊正共守不敢少寐季用由是不得死時役告枉者甚衆令益嚴告而謫隸兵雲南者二人被極刑者四人矣煦不顧死而陰與父僚友同役者謀曰吾無術以脫吾父矣訴不訴皆死萬一吾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于通政司通政司為陳於上上觀其情遂赦季用而復其官同時以煦告得免復官者一十四人皆拜煦父謝曰微君有孝子吾儕骨肉為城下土矣已而煦感疾死其十四人

者哀臨猶已子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或者以煦冒死得免為幸而又以其父子終俱死為命嗚呼為煦者知盡子職而已其他曷足計哉

羅先生傳

楊士奇

羅先生名性字子理以字行羅故泰和儒家宋有為蘆溝主簿曰伯壽嘗割股和藥起親疾縣表其所居坊曰旌孝者先生曾伯祖也曾祖伯霖祖見可父穀禎先生少孤貧自奮於學初受易於鄉先生帝乾乾繼登康山

長宗武之門苦志畢力博記精思夙夜不懈既冠遭元
季兵亂走避巖谷崎嶇困窮未嘗廢書卷性耿介一言
一行必端不與俗人接雖至戚或涉邪行輒絕之然口
未嘗言海桑先生陳心吾嘗稱先生及楊子淵有冰玉
之操洪武初詔郡縣立學御史劉昭先知縣采譽望聘
先生及子淵鄧彥高三人為之師時號楊羅鄧四年中
鄉貢進士明年赴春官奉勅免會試授德安府同知先
是有寇號糟李萬戶者以衆入府治劫殺郡守以下掠

庫藏官捕其衆悉就戮獨糟李逸去久不獲詔捕益急
踪跡所過宿逮繫數百人諸邑騷然先生初下車民有
負一囊詣府言糟李實死矣此其遺骸也問死幾何時
矣曰一歲曰始死時曷為不言又驗其鬚髮皆在而皓
然白也曰糟李年未四十此安得是邪答而逐之悉出
所繫數百人諭之曰朝廷但欲得糟李耳糟李旦出即
汝輩暮皆寧家何為不自愛體膚乃甘受楚毒而庇一
賊邪能從吾言今與汝等期十日獲賊即汝皆良民衆

叩頭曰府公欲生我敢不盡死力乃悉縱之七日生縛
糟李至庭下民皆以獲賊勞而遣之命下賦民鐵造軍
器時兵亂初定商旅未通郡民猝無所辨先生居第後
治蔬圃得窖鐵萬餘勸民爭趨求售同官亦勸以售民
先生曰固天以濟民豈為我也悉以代民充賦有餘皆
入官庫銖兩不私焉其冰蘖之操愈厲而卹民之心寢
食不忘為政以寬恕為本惟賊吏無所假應城縣吏劉
仁盜官麥事覺府逮治之仁懼逃匿會按察僉事朱逢

吉過德安仁出誣告先生他事將就鞫湖廣叅政陶凱

吳雲按察副使劉某聞之馳召逢吉還謂曰君不知德

安有羅同知邪廿七府之賢守裁三人其可以枉忠賢

哉

岳州馬知府沔陽彭知府及先生三人也

逢吉卒白其誣而正仁盜麥之

罪在郡四年闕知府皆先生總之秩滿詣京師坐擅用

橐木染軍衣為陳寧所劾謫戍西安行橐無數百錢怡

然就役不以得失置意既至西安之達官貴人皆敬禮

之而安於處賤未嘗一毫干人郡諸生從之受經後多

舉進士去是時四方老師碩儒在西安者數十人吳中

鄒奕獨曰合吾輩所讀書庶幾羅先生之半蓋先生學

甚博為文章切深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書法鍾

元常年及七十卒士奇少孤五歲先生取而教育之有

父道焉明年官德安又挈以行又三年先生有陝西之

役屢遣書督其學文廿年而捐館當是時所以誨不肖

者雖不能盡記而為道之大要不敢忘也恒竊私念先

生所以修諸躬施諸人者皆當追配古人而今之人知

之者寡矣謹述其概為傳手錄一通以寄其子賓畿孟
又欲其子若孫皆圖不辱云

周是修傳

周是修諱德以字行周吉之泰和爵譽里名家其先諱
矩者嘗顯於南唐至宋累累有科第其支裔徙灘江里
是修之所自出也是修少孤貧自奮於學從游鄉先生
胡渚樵渚樵以孫妻之又從國子學錄蕭執先生明詩
經初舉霍丘縣學訓導入見太祖高皇帝擢為周府奉

祠正高皇帝上賓之明年有告言王過失事王府官屬
皆下吏是修以嘗諫得免改衡府紀善預修纂翰林數
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共挫
折之是修屹不為動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師既渡江駐
金川門宮中悉自焚明日是修留書其家別其友江仲
隆解大紳胡光大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
府學自經六月十五日也又明日臣民推戴文皇帝繼
大統數月御史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

其祿自盡其心一無所問是修內貞外和有孝友忠信之行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悠然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之說靡所不通為文章未嘗締思援筆立就而雍容雅贍詞理條達稍暇著述吟咏不虛寸晷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編廣衍太極圖觀感錄綱常懿範邇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是修汲汲導誘人善人有過失恒為之隱以是無少長賤貴皆樂親之明於人所薦士如梁用之劉叔必皆知

名當世是修之學雖間未純然於明綱常為世道計必
身履之而不徒託之空言豈非卓然特立者歟是修卒
年四十有九時解胡蕭江皆見諸文字然屬倉卒不及
詳今二十有八年矣知是修者獨余在每追念君子清
白之節文皇帝日月之明既照其心豈當遂致泯沒故
述為小傳以授其子轅使傳焉

明文衡卷六十